

勃朗特传

本书披露了大量第一手私人资料

The Life of Charlotte Brontë



[英] 伊丽莎白·盖斯凯尔 著
邹云 高爽 郭佳 王菁 等译



中国出版集团



研究出版社

勃朗特传

[英] 伊丽莎白·盖斯凯尔 著
邹云 高爽 郭佳 王菁 等译



The Life of
Charlotte Brontë



中国出版集团



研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勃朗特传 / (英) 伊丽莎白·盖斯凯尔著; 邹云等译. —北京: 研究出版社, 2017. 7

ISBN 978-7-5199-0092-2

I. ①勃… II. ①伊… ②邹… III. ①勃朗特 (Bronte, Charlotte 1816-1855) —传记
IV. ①K835.61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10796 号

勃朗特传

- 作 者 [英] 伊丽莎白·盖斯凯尔 著
译 者 邹云 高爽 郭佳 王菁 韩阳 译
责任编辑 刘姝宏
出版发行 研究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沙滩北街 2 号中研楼
邮政编码 100009
电 话 010-63292534 63057714 (发行中心)
63055259 (总编室)
传 真 010-63292534
网 址 www.yanjiuchubanshe.com
电子信箱 yjcbstfb@126.com
印 刷 三河市金泰源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6.25
版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99-0092-2
定 价 49.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目录

| Contents

童年之始·篇

- 01 · 基斯利小镇 / 002
- 02 · 风土人情 / 008
- 03 · 勃朗特一家 / 028
- 04 · 寄宿学校生活 / 044
- 05 · 童年生活 / 058
- 06 · 罗黑德 / 072
- 07 · 朋友 / 091
- 08 · 教师生活 / 107
- 09 · 第一个笔名 / 146
- 10 · 办学 / 159
- 11 · 布鲁塞尔 / 173
- 12 · 重返布鲁塞尔 / 199
- 13 · 勃兰威尔 / 220
- 14 · 诗集 / 233

成名之后·篇

- 15 · 事业磨砺 / 248
 - 16 · 《简·爱》获得成功 / 259
 - 17 · 安妮病逝 / 306
 - 18 · 伦敦之行 / 326
 - 19 · 评论风波 / 346
 - 20 · 勃朗特先生 / 360
 - 21 · 邂逅 / 371
 - 22 · 《呼啸山庄》再版 / 380
 - 23 · 马蒂诺小姐 / 393
 - 24 · 疾病困扰 / 411
 - 25 · 《维莱特》 / 435
 - 26 · 尼科尔斯先生 / 449
 - 27 · 最后的幸福 / 464
 - 28 · 葬礼 / 485
- 注释 / 488
- 勃朗特大事记 / 514

童年之始·篇



01

基斯利小镇

利兹 - 斯基普顿铁路沿艾尔河的一处深谷延伸开去。与附近的沃夫河相比，艾尔河只是一条水流平缓的溪流。基斯利车站就在这条铁路线上，距离与其同名的城镇大约四分之一英里。过去二十年间，由于毛纺工业市场的迅速扩张，基斯利的居民人数和重要性大大增加。毛纺这类工业主要雇用的就是以布拉德福德为中心都市的约克郡这一地区的工人。

基斯利正逐渐从人口稠密的老式乡村转变为人口更加稠密的繁荣城镇。外地人一望而知，正在拓宽的街道上，那些屋角凸出的山墙房屋被推倒不见，以便为交通和风格更现代的建筑腾出更大的空间。五十年前古朴狭窄的橱窗正让位给巨大的窗格玻璃和平板玻璃。每间住宅似乎都被用来经营某种商业。匆匆穿过城镇，人们很难发现不可或缺的律师和医生都住在哪儿，几乎看不到在我们那种老式教堂城镇里随处可见的中产阶级专业人士的住宅。实际上，基斯利这样的北方新兴产地与任何一座庄严、寂静、古雅的南方教堂城镇之间，在社会状况、思考方式和道德、习俗，甚至政治和宗教的参考准则等各方面，都出现了截然不同的对立。不过，基斯利将来的外貌即便无法美丽如画，显得庄严肃穆还是大有希望。这里盛产灰色的石料；用灰石修建的一排排房屋具有持久统

一的线条，显得坚固宏伟。即便是最小的住宅，门框和窗楣也是用石块砌就。这里没有需要不断粉饰的刷漆木头——因为若不粉饰，它们就会显得破破烂烂，而且，名声在外的约克郡主妇会小心翼翼地将石块打理得干干净净。过路人瞥向房屋内部，就可以见到粗糙却充裕的生活用品和女人们勤劳忙碌的生活习惯。本地人声音粗犷，音调刺耳，真看不出来，这个地区还以喜好音乐著称，而且已经为音乐界贡献出了一位卡罗德斯^[1]。即使对邻郡的居民来说，这里的商店名称似乎也稀奇古怪，具有一种独特的当地风味。

灰色的圆顶山丘似乎挡住了旅行者向上西行的旅程，虽然途中的房屋变得越来越稀疏，但基斯利镇并没有在通向霍沃思的路上与乡村融为一体。首先出现的是几幢别墅，与公路相距的路程刚好远得足以表明它们不太可能属于那些经常会被紧急请去的人；律师、医生和牧师应该就近居住，不太可能住在被一排灌木遮挡的郊区。

人们不会在城镇里寻找生动的色彩，因为那里的色彩或许只能来自商店里摆放的商品，而不是植物或独具氛围的场景。可是在乡下，人们似乎出于本能地期待亮丽和鲜艳，而结果却是，从基斯利到霍沃思，无论远近，一切都是灰白色，令人稍微感到失望。这段距离大约有四英里，正如我说的，这里有别墅、大型毛纺厂、一排排工人宿舍，不时还会出现老式农舍和附属建筑，因此这条路上的所有地方都很难被称作“乡村”。其中两英里的道路差不多都是平地，左侧是远山，右侧是淌过草地的“山溪”，可以给建在河岸特定位置上的工厂提供水力。所有这些住宅和商业场所冒出的烟雾把空气熏得暗淡无光。谷地（或者当地使用的词语“底部”）的土壤肥沃，但随着道路攀升，植被越来越稀疏，谈不上茂盛，不过是聊胜于无而已；住宅附近只有灌木和矮树，没有大树。所有本该是树篱的地方都是石堤，一块块耕地上种着庄稼，全都是暗淡



的灰绿色的燕麦，看上去贫瘠荒芜。这条路上的旅行者看见霍沃思村的身影在前方出现时，还得再走两英里才能到达，因为这座村庄坐落在颇为陡峭的山坡上，背后是棕灰色和紫色的荒原。教堂修建在那条又长又窄的街道顶端，上方更高处是绵延上升的荒原。地平线周边还是这道蜿蜒如波涛起伏的山峦，山凹之中只能看见更远处的其他山峦，颜色和形状都一模一样，山峰上是阴冷荒凉的荒原——根据观者的心境，荒原或者展现出让人感到宏伟壮观的苍凉孤寂，或者表现出让人觉得沉闷压抑的无边单调。

由于绕过了一处山肩的底部，这条道路似乎有一小段背离了霍沃思，但随后就跨过小河上方的桥梁，穿过村子，向上延伸。为了让马蹄踩得更稳，路上的石板都是竖着铺的，即便有此助力，马匹似乎始终还是要面临往后滑倒的危险。比起这条街的宽度，古老的石屋还显得高一些。街道在延伸至村头比较平坦的地面前突然转了个弯，显得这里的某个部分陡峭得简直就像是一堵墙。不过，翻越过去，就能看到教堂坐落在主路左侧略有些距离的地方；进入通向霍沃思牧师住所的小巷大概一百码，车夫就可以松口气了，马的呼吸也可以轻松起来。教堂墓地在这条小巷的一侧，另一侧是校舍和教堂司事的住处（助理牧师以前就住在这里）。

牧师住所与道路形成直角，面对教堂。因此，实际上，牧师住所、教堂和有钟楼的校舍构成了不规则矩形的三条边，第四条边面向的则是远处的田地和荒原。矩形区域内填满拥挤的教堂墓地，还有牧师房屋前面的小花园或院子。由于道路通往的住所大门开在旁边，所以那条小路绕过拐角，延伸进入这一小块地方。窗户下面是一条窄窄的花坛，往日亦曾被人精心照料，尽管那里只能种植最耐寒的植物。石墙将周边的教堂墓地隔绝在外，里面是一丛丛接骨木和丁香；院子里的其余地方则被

一块正方形的草地和一条碎石步道占据。这幢灰石房屋有两层楼高，为了防止重量较轻的覆盖物被风掀掉，屋顶由重重的石板铺成。看起来，这幢房屋约莫是在一百年前修建的，每层有四个房间；右侧的两扇窗户（依照来访的人背朝教堂并从前门进去的角度）属于勃朗特先生的书房，左侧的两扇是全家的起居室。这个地方的一切都井然有序、精致洁净。门阶干干净净，老式的小块窗玻璃光亮如镜。这幢房子彻里彻外纤尘不染。

我刚才提到的小教堂坐落在村里大多数房屋的上方；墓地高于教堂，笔直的墓碑立得满满当当。这座礼拜堂或教堂比王国里其他所有同类教堂都要古老，不过除了东侧两扇没有经过现代化改造的窗户和尖顶的较低部分以外，如今的建筑外表看不到古老的痕迹。教堂内部，柱子的特点显示它们建造于亨利七世统治时期之前。最早的时候，这里没准儿还有一间苏格兰教堂或祈祷室；从大主教在约克的记录收藏来看，可以肯定，霍沃思的礼拜堂从1317年起就存在。对于关心这个日期的提问者，居民们会推荐他们去查阅教堂塔楼里一块石头上的这段铭文：

Hic fecit Cænobium Monachorum Auteste fundator. A. D.
sexcentissimo.^[2]

根据这句铭文，这座礼拜堂在基督教传布至诺森布里亚^[3]之前就存在。惠特克^[4]称，这个错误应该是某位不识字的近代石匠在摹刻相邻的那块石碑文字时犯下的；那块亨利八世年代的石碑铭文是：

Orate pro bono statu Eutest Tod.^[5]

现在所有的古文物研究者都知道祈祷用语“bono statu”的对象通常都是在世的人。我猜测，这个奇异的基督徒名字被石匠缩减弄



错成了“Austet”，而完全清晰可辨的单词“Tod”则被误读为阿拉伯数字的“600”。根据这种自以为古老的愚蠢猜测，当地人认为他们需要自成一体，于是极力争取让布拉德福德的教区牧师为霍沃思任命一名助理牧师。

大概三十五年前，霍沃思发生了一起骚乱。我摘录这段话，就是为了解释人们对这场骚乱的成因想象。对于这场骚乱，有机会我会再次详谈。

教堂内部普普通通，古老或现代的程度都不足以引人注目。黑橡木的靠背长椅有高高的隔断，门上用白漆写出了长椅主人的名字。这里没有黄铜纪念铭牌，没有纪念坛，没有纪念碑，但圣餐台的右侧有一块壁碑，记载着以下铭文：

纪念

玛利亚，霍沃思牧师、文学士 P. 勃朗特的妻子

她逝于 1821 年 9 月 15 日，享年 39 岁。

同样纪念

他们的女儿玛利亚，逝于 1825 年 5 月 6 日，享年 12 岁。

他们的女儿伊丽莎白，逝于 1825 年 6 月 15 日，享年 11 岁。

他们的儿子帕特里克·勃兰威尔，逝于 1848 年 9 月 24 日，享年 30 岁。

他们的女儿艾米莉·简，逝于 1848 年 12 月 19 日，享年 29 岁。

他们的女儿安妮^[6]，逝于 1849 年 5 月 28 日，享年 27 岁。她被安葬于斯卡伯勒老教堂。

碑石靠上部分的各行铭文间隔很宽；刻上第一篇铭文的时候，生者

满怀深情，却没想到他们给尚在人世的人留下了空白和边缘。然而，随着家庭成员一个紧接一个地去世，一行行铭文紧挨在一起，文字变得又小又挤。安妮去世的记载之后，上面再也没有留给其他人的位置了。

但是，这一代人中还有一位——失去母亲的六个孩子中的最后一位，尚未出现。她将在失去孩子和妻子的那位父亲尚在人世的时候辞世。这块石碑下面的另一块石碑上补充了这份令人悲伤的名单：

他们的女儿夏洛蒂，牧师、文学士亚瑟·贝尔·尼科尔斯的妻子。她逝于1855年3月31日，享年39岁。

这块石碑更正了前面那块石碑上安妮·勃朗特的年龄错误，用罗马字母记载了下面的铭文，不过首字母是古体英文。



02

风土人情

为了正确了解我亲爱的朋友夏洛蒂·勃朗特的一生，在我看来，让读者熟悉她早年经历的那种独特的居民和社会构成很有必要。那一定给她自己和她的姐妹们留下了人生的第一印象。因此，在进一步往下写之前，我将尽力对霍沃思和周边地区居民的性格提出一些看法。

即使是邻郡兰开夏的居民，也对约克郡人展现出来的奇特的性格力量印象深刻。作为种族，这使他们非常有趣；而与此同时，作为个人，他们拥有非同寻常的自足性，让他们表现出一种相当容易排斥外人的独立自主的姿态。我使用的是“自足性”这个词表达最广泛的意义。看起来西区^[1]本地人似乎生来就拥有深刻的洞察力和顽强的意志力，意识到这一点，每个人都自力更生，不向邻居寻求援手。由于难得寻求他人的帮助，人们会对寻求帮助的作用产生怀疑：由于他们的努力总能获得成功，他们便越来越倚仗努力，自负于自己的精力和能力。他们属于那种敏锐但短视的人，认为对诚信未经证实的所有人都表示怀疑是一种智慧的标志。一个人的务实品质受到极大的尊重；但对陌生人和未经检验的行为模式缺乏信任，这一点甚至延伸到对待美德的态度方面。如果美德没有立即产生切实的结果，人们宁愿认为它们不适合这个繁忙的奋

斗世界而将其抛在一边，尤其是在这些美德的性质更侧重于被动而非主动时。他们的感情强烈，感情基础深厚：但这样的感情不常广泛表现出来；它们也不会形之于外地表达自己。的确，这些难以约束的粗野之人几乎不遵守生活中的礼节。他们的攀谈简短无理，他们的口音和语气生硬刺耳。其中有些或许可以归因于山间的空气和孤僻的山间生活的无拘无束，有些可以归因于他们粗犷的挪威血统。他们对人感觉敏锐，有强烈的幽默感；居住在他们中间的人必须准备好听他们简洁有力地发表某些贬损性却很有可能是真实的评论。他们的感情不会被轻易唤醒，一旦被唤醒，持续的时间会很长。因此，这里的友谊更加亲密，这里的效劳更加忠诚；想要看看后者经常表现出的形式典范，我只须推荐读者看一看《呼啸山庄》里的人物约瑟夫^[2]就足矣。

出于同样的原因，人们的怨气也持久难消，在有的情况下还会积怨成恨，偶尔还会代代相传。我记得，勃朗特小姐曾经告诉我一句霍沃思周边的谚语：“口袋里揣块石头等七年；翻个个儿，再揣七年，你的敌人靠近时，伸手就够得着石头打他。”

西区人是追逐金钱的猎犬。为了说明对财富的这种迫切愿望，勃朗特小姐向我的丈夫讲述过一个奇妙的例子。她认识的一名小制造商，在当地从事的很多投机买卖一直都很成功，因而成为有些资财的人。想到给自己买人寿保险的时候，他已经过了中年。他刚刚拿到保险单，就得了几天内肯定会丧命的急性病。医生犹豫不决地向他透露了他无药可救。“准不会错！”他叫道，立刻振奋得好像没生病一样，“我能从保险公司赚钱啦！我一直都这么幸运！”

这些人敏锐精明，贯彻良好的意图时忠实坚忍，追求邪恶的意图时凶恶可怕。他们不容易动感情，不轻易交友或树敌，一旦爱人或恨人，他们的感情便很难转变。无论身心，还是追求善恶，他们都是强有力的



种族。

爱德华三世统治时期，羊毛制造业被引入该地区。按照传统的说法，一群佛兰芒移民来到西区并定居在此，教会这里的居民如何处理羊毛。农业和工业的混合劳动紧接着出现，直到最近还在西区占据主导地位，时隔很久，听起来依然饶有风趣。如今，传统的印象尚存，但细枝末节已被遗忘，或者只有那些到英格兰少数风俗得以保留的偏僻地区探索的人才能将它们揭示出来。男人出外耕田或在紫色的荒原上放牧，主妇和未出嫁的姑娘们用巨大的轮子纺织，遥想起来，这样的想法充满诗意。但是，当这样的生活实实在在地触及我们自己的年代时，我们能从那些如今尚在的人们口中听到详细的情况，那么各种细节就会出现，粗俗不雅——乡下人的粗野与商人的狡诈相互交织，不合常理，无法无天，大肆破坏了我们对于单纯朴实的田园生活的想象。然而，由于所有年代留到后来的最鲜明的记忆都是突出和夸张的特点，所以据此而推断的社会形式和生活方式并非最适合由这些特点所主导的年代，就可能是错误的，而且在我看来也是靠不住的，虽然它们或许会造成弊端。世界的演进历程让这样的方式和做法一去不复返，恢复它们的尝试就像一个成年人硬要穿上童年时代的衣服一样荒唐可笑。

科凯恩市政官^[3]获得了专利许可，詹姆斯一世进一步对未染色羊毛服装的出口加以限制（再加上荷兰联邦禁止进口英国的染色服装），导致西区制造商的生意大受损失。他们独立自主的性格，他们对权威的厌恶，他们杰出的思考能力，让他们倾向于反抗诸如劳德^[4]等人下达的宗教命令及斯图亚特王室的专制统治。詹姆斯和查理^[5]让他们赖以谋生的行业遭受损失，使他们绝大多数都成为共和派^[6]。之后，我将有机会列举一两个例子，说明在分隔约克郡和兰开夏郡山脊东西两侧的村庄里至今尚存的那种对国内外政治话题的热情态度和广博见识。那儿的

居民属于同一个种族，拥有同样的性格。

很多人曾经在邓巴做过克伦威尔的部下，他们的后裔就居住在当时被他们的祖先占领的同一块土地上。也许，出于对共和政体传统而美好的回忆，与西区羊毛产业人员居住的这个地方相比，英格兰没有哪个地方还能将这种回忆延续得更久。护国公的商业政策值得赞扬，废除了对他们的限制。我有充分的证据相信，大约在三十年前，短语“奥利弗时代”^[7]还被普遍用来表示一段非常繁荣的时期。某类教名在一个地区的流行就是由那里崇拜英雄的潮流风向标决定的。严肃热衷于政治或宗教的人不会意识到他们给孩子取的名字有什么可笑；在距离霍沃思数英里的地方就能发现，有的孩子从婴儿开始，就得被叫作拉马丁^[8]、科苏特^[9]和登宾斯基^[10]。而且，该地区的传统感情证明了我所说的，实际上，通常被清教徒使用的《旧约》中的名字在约克郡大多数中低阶层家庭中依然非常常见，无论他们属于哪个宗教派别。另外有许多记录显示，在查理二世的迫害时期，这里的贵族和比较贫困的居民亲切接纳了被驱逐的牧师。这些实际的小例子全都是这种古老沿袭的独立精神的证明，这种精神时刻准备反抗被认为行事不义的权威，正是这种精神让西区人直至今今天依然与众不同。

霍沃思礼拜堂教区所属的布拉德福德教区与哈利法克斯教区接壤；这两个教区的自然景观荒凉多山，大同小异。该地区煤炭资源丰富，山间溪流众多，非常有利于制造业的发展；因此，就像我描述的，居民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从事织布和农业活动。商贸交流在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给这些边远的小村庄或相当分散的居住地带来礼仪和文明。亨特先生^[11]在他的《奥利弗·海伍德传》^[12]中引用了一句话，这句话是用来纪念生活在伊丽莎白时代的一位名叫詹姆斯·里希德的人。直到今天，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事实：



他们没有需要奉承的上级，没有需要奉行的客套，结果就表现出一种生硬倔强的脾气，因此每个声音里的蔑视语调和每张面孔上的暴躁神态都会让外人大吃一惊。

直到如今，外人提出问题后也不太可能得到不那么强硬的回答，假如他真的能得到一个回答的话。有时候，这种生硬无礼与实在的冒犯相差无几。不过，如果“外地人”能心平气和地面对所有的无礼行为，或者将其视作理所当然，并从他们的话语中发现潜藏的厚道和好客，那么他们就是忠诚、慷慨和完全值得信赖的。我可以叙述一件事，对充斥在偏僻村庄各个阶层的这种粗野态度稍作说明。那是三年前，我和丈夫在阿丁厄姆碰上的一次小奇遇：“从佩尼希到彭德尔山，从林顿到狭长的阿丁厄姆，整段克雷文海岸告诉你的一切，等等。”

阿丁厄姆是派出战士奔赴古代著名的弗洛登战役^[13]的地方之一，是距离霍沃思不到几英里的一座村庄。

我们沿着街道驱车时，一个看起来就是那种容易招灾惹祸的没出息的小伙儿跳进了流经该地的溪流，溪流里面全是被扔掉的碎玻璃和碎瓶子，他赤裸身体，几乎满身是血地踉跄着走进我们前面的一间村舍。除了胳膊上有一处严重的割伤外，他的动脉被割开，很有可能失血而死——他的一个亲戚安慰他说，那样可能还“省了很多麻烦”。

我的丈夫用一名旁观者从腿上解下的带子为他止血，询问有没有去请外科医生。

回答是：“请了，但我们觉得他不会过来。”

“为什么不过来？”

“他年纪大了，你知道，还有哮喘，这是在山上。”

我的丈夫让一个男孩儿做向导，以最快的速度驾车前往大概四分之